



“自笑平生为口忙”，苏东坡的这句自嘲，道尽了他一生的跌宕与真性情。这“口”，既是他吟诗作赋、直抒胸臆的才华出口，也是他招来祸患、半生颠沛的根源。乌台诗案作为他人生最陡峭的转折点，看似是“因言获罪”的偶然灾祸，实则是他的个性、政见与时代环境交织的必然结果。

乌台诗案的“借口”，是御史台精心搜罗的“文字罪证”。监察御史何正臣等人发难的由头，是苏东坡任湖州知州时上呈的《湖州谢上表》，其中“知其愚不适时，难以追陪新进；察其老不生事，或能牧养小民”两句，被曲解为讥讽朝政、藐视新党。随后，他们更是从苏东坡的诗集中——尤其是雕版印刷普及后广为流传的《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》中，扒出百余处“罪证”：“岂是闻韶解忘味，迩来三月食无盐”被指讽刺新法导致百姓无盐可食；“读书万卷不读律，致君尧舜知无术”被诬陷为嘲笑皇帝推行新政、不懂律法；就连写吴儿弄潮的“东海若知明主意，应教斥卤（指盐碱地）变桑田”，也被解读为讽刺神宗变法不切实际。这些断章取义的“文字狱”，本质是政敌用来攻击他的工具，是掩人耳目的“借口”——他们要的不是“纠正讥讽”，而是清除这个与新法唱反调的“眼中钉”。

乌台诗案的“真实理由”，藏在苏

●文史漫笔

自笑平生为口忙

东山银杏

东坡的人生轨迹与时代褶皱里。首先是政见不合的政治根源。苏东坡并非反对改革，但坚决抵制王安石变法的激进措施——他看不惯新法中“兴学校变科举”的一刀切，写下《议学校贡举状》力陈“责实”比“复古制”更重要；他不忍百姓因“减价买灯”被夺生计，上《谏买浙灯状》劝皇帝“添价贵买”而非与民争利；更写下7500字的《上神宗皇帝书》，直言新法“小用则小败，大用则大败”，甚至用贾充专权影射王安石。彼时宋神宗亲自主持变法，反对者便是“炮灰”，苏东坡的直言不讳，早已让新党对他忌惮不已。

其次是锋芒毕露的个性推手。他少年成名，二十几岁便以“北宋开国百年第一”的制科成绩震动京城，欧阳修赞他“当避路，放他出一头地”，宋仁宗更是断言他能当宰相。这般“一飞冲天”的经历，让他自带“自命不凡”的锐气——看不惯的事必直言，不可行的政策必反对，哪怕外放多年，仍在诗词里明里暗里抒发不满。这种“拦不住嘴”的个性，在政治漩涡里本就是“高危属性”。

最后是时代环境的催化。北宋雕版印刷的普及，让苏东坡的诗作成了“全民读物”，却也给政敌提供了“收集罪证”的便利；而官员外放的两种路径里（下沉锻炼以备后用、政见不合被边缘化），他显然属于后者。八年流转四地的憋屈，让他的文字更添愤懑，也给对手留下了更多“把柄”。乌台诗案不是莫须有的陷害，而是他的个性与时代碰撞的必然结果。

苏东坡“自笑平生为口忙”的自嘲，像一面镜子，照出对后人的深刻启示。其一，“口忙”需有“分寸”，审时度势不是妥协，而是对理想的保护。苏东坡的“口无遮拦”，本质是对良知的

坚守，但他忽略了政治博弈的复杂性——直言不讳固然可敬，却也让自己早早被排挤出权力中心，连实现“牧养小民”理想的机会都变得渺茫。倘若他能稍敛锋芒，或许能在朝堂内更有效地推动改良，而非只能在诗词里“纸上谈兵”。这并非教人防守退缩，而是提醒我们：表达观点的方式，有时比观点本身更重要，懂得“迂回”，才能让理想走得更远。

其二，“口忙”背后的“真诚”，是永不褪色的人格光芒。即便一次次因“嘴”获罪，从乌台入狱到被贬惠州、儋州，苏东坡始终没丢了“说真话”的底色——他在黄州写下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，不是妥协，而是历经劫难后的通透；在儋州仍教百姓耕织，不是认命，而是不改“为生民立命”的初心。这种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的真诚，让他超越了“政治家”的身份，成为后世敬仰的“苏东坡”。

其三，“口忙”带来的“劫难”，是成就自我的“磨刀石”。若无乌台诗案，或许就没有黄州时期的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《赤壁赋》，没有他对生命“释然风轻云淡”的领悟。苦难没有摧毁他，反而让他的文字从“锋芒毕露”变得“厚重温润”，让他从“自许栋梁”的才子，成长为“人间有味是清欢”的智者。这提醒我们：人生的挫折不是“惩罚”，而是让我们看清自己并重塑自我的机会。

再想苏东坡那句“自笑平生为口忙”，忽然觉得这不是遗憾，而是勋章。他因“口”遭难，却也因“口”留下了千古诗篇；他因“口”颠沛，却也因“口”成就了中国人心中的“文化符号”。倘若让他重选一次人生，想必他仍会选择“拦不住嘴”——因为正是这份“口忙”，让他成了独一无二的苏东坡，让千年后的我们，仍能在他的文字里，看见一份不迎合、不妥协的真性情。而我们能做的，便是从他的故事里学会：既要守住“说真话”的初心，也要懂得“好好说”的智慧，在坚守与变通之间，活成自己的“苏东坡”。

注又虔诚；我蹲在一旁仰头，瞅着一张张白纸连同样稿渐渐变黑。

有时见我跃跃欲试，婶婶便笑着让我尝试。我学着她的样子，盯着油灯的烟在白纸上蔓延、着色，不敢有半点马虎。窗花熏好了，姐姐的新稿子也画完了。婶婶在样稿上指指点点，姐姐又进一步修修改改，剪好后贴在白纸上一同熏烤。几十张样稿复制

动。纸屑飘飞，落红满地，花的娇羞、蝶的婀娜、雀的灵动、树的茂密跃然纸上。一张张红纸被赋予了生命，扯动了春的引擎。

眨眼年关，是婶婶最开心的日子。她家的窗花好看，早就有人排队预订，新品更抢手。红艳艳的窗花随着小贩走街串巷，给家家户户增添了年的喜气。我也格外得意，从婶婶家回来总会捎回很多窗花。比起邻家门窗上象征性的点缀，我家把门窗贴得满满当当：柔软的红棉纸吊灯迎风飘舞，“喜鹊登梅”上的红花金福寓意祥瑞，每个窗格都塞满新年的憧憬，让灰暗的土坯房变得明艳照人。晴日阳光照进屋里，把窗花映到墙上、炕上、地上，整个屋子泛着一层迷人的红润。

几十年辗转，从乡村的土坯房到城市的高楼，贴窗花始终是我不变的跨年仪式。只要我的指尖触及那抹红，心里那盏泛着暖光、冒着轻烟的煤油灯就会亮起，它照见的不只是窗花里的年味，更是童年往事的温馨回放，承载着对精神故乡的守候。

小时候的“年”充满了仪式感：有对联的吉祥，有年夜饭的香，有新衣服的美。最难忘怀的是老房旧窗上，一张张窗花、吊钱点缀出的浓浓喜庆。

老人们讲“过了腊八就是年”，其中的深意我不太懂，只记得喝了腊八粥，哥哥姐姐就要期末考试了；考试一结束，我就跟着会画画的姐姐去婶婶家帮忙剪窗花。那时的窗花多是复制上一年的样稿，也会按当年的生肖进行修改，比如把“三羊开泰”改成“金猴闹春”，偶尔也创作新花样。

一进腊月，婶婶会估摸着我们到来的时间，提前准备好样稿，等我和姐姐一到，便开启新一季窗花的制作。婶婶先把样稿的修改点、新花样的设计交代给姐姐，待姐姐坐定开始创作时，我就围着婶婶打下手。

婶婶首先做的是熏窗花。看她把样稿铺在白纸上，喷湿贴紧，我便熟门熟路地拿出煤油灯点燃，婶婶将灯芯调长些，冒出的烟便更浓。火苗微弱，缕缕黑烟随着火苗跳跃。她把粘着样稿的纸抻平，对着油烟慢慢熏，神情专

窗花里的年味

江芝梅

完，我们急忙揭开熏好的样稿，栩栩如生的瑞兽虫鸟、寓意吉祥的福禄寿喜，黑底白花间是一种别致的艺术美感。

接下来是剪与刻的环节。我们把熏好的样稿固定在一沓沓红纸上。线条简单的，婶婶用剪刀剪；花样繁琐的，姐姐就铺在蜡板上刻。阳光透过窗户晒得后背暖融融的，我们的身影映在墙上，如剪影画般随时间缓慢移

星期文库

不列颠掠影之一

巨石阵之谜

张景云

来英国之前我曾听说，在离伦敦不远的地方，有一片神秘的史前遗迹——巨石阵。目睹过它的人都说：这是谜一样的存在。人们对这来自遥远年代的文化密码与符号，充满好奇。

大巴车在英格兰南部的索尔兹伯里平原上疾驰，路两侧是一望无际的草场，偶尔可见一群群牛羊在悠闲地漫步。铅灰色的天空笼罩着大地，视野开阔，有种苍凉悲怆之感。车上的同伴在谈论着有关巨石阵的话题，这时一位同伴指着车窗外说：“快看，那就是巨石阵吧？”大家顺着他的方向望去，果然见到空旷的平原上矗立着许多大石头，远远地望去，如一群被时间遗忘的巨人，在无垠的天幕下默默伫立。车里的人很兴奋，不一会儿，大巴车下了高速，在停车场我们又坐上景点里的接驳车，朝着这一片石头驶来。

庞大的巨石阵就在眼前，不远万里终于见到了，我有些激动。近距离观看，石头上被风雨侵蚀的痕迹清晰可见，那是岁月留下的脚印。几千年了，它一直挺立在这辽阔的平原上，遥望着天边，寂寞中期待着地平线上的第一缕阳光。巨大的石头最高的有近十米，最重的达几十吨。乍看石头有些凌乱，但仔细观察，巨石的摆放还是有规律的。巨石阵的主体是由几十块巨大的石柱组成，最不可思议的是石阵中心的巨石，由重达几吨的石头横加在两根竖起的石柱上，而这些石柱排成了几个完整的同心圆。

巨石阵是个令人深思的地方，站在石头之间，有一种跨越数千年的神秘与震撼。根据科学家推测：巨石阵的建造时间属于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，当时没有机械，人们凭借原始工具和集体协作，就能移动数十吨的巨石，这种工程能力和组织能力令人惊叹！

我们在它周围，边走边看，这时天空飘下了雨滴，同伴们急忙撑起了伞，蒙蒙细雨为游览增添了几分情趣，雨中的巨石阵是另一种维度的相遇。我索性收起伞，任由雨水亲密地浸润肌肤。这种彻底的湿透，反而带来一种奇妙的亲近感。仿佛只有通过这般共同承受，才能理解这些巨石所承载的时光重量。

当我们准备离开时，雨渐渐停了，游人慢慢散去，巨石阵也恢复了它往日的寂静。这片巨石，向我们展示了史前先民惊人的智慧和丰富的精神世界，却又谨慎保留着所有秘密。每一次考古发现和技术进步，都只能揭开它神秘面纱的一角，而它核心的故事，依然在等待后来者慢慢解读……